责任编辑：宝云飞
版式设计：于永波 校对：王玥璁
邮箱：ksktxxbfk@163.com
克什克腾信息

# 新年三章

■犁夫

## 新年

在岁月的新旧断层，时光荏苒。
在白发与黑发之间，光阴似箭。
不可能出现时光逆转。
有可能发生美景再现。
在白皑皑的雪里，我捧起一片春光，任纷纷扬扬的雪花，
覆盖我的祈盼。
来不及躲避，铺天盖地的时光，就像这银装素裹的世界，
奇妙变换。
出发，我们一往无前。
破开冬月的坚冰，让春天的融水，滋润我们的心田。
笑彻寒冬，喜迎春天。
我们会想到播种的日子。
我们会想到耕耘的日子。
流血，流泪，流汗。
有些脚步踉踉跄跄，但都奔向了目标。
那些坚强的意志和拼搏，最终把笑声留在了抵达的终点。
果实熟了，我们采摘和收获。
连同我们在春天发下的誓言。
清柔的风，正与我擦肩。
萨日朗花的私语，正被我听见。
新年，在梦里绽放的梅花，正为我发出青春的代言。
青藤上，一朵朵小花正在攀援。
我荒凉的额上，也有一粒粒滚落的热汗。
花朵与汗水，温柔地缠绕和拥抱，正在拨动爱的琴弦。
那些卑微的花草，那些弱小的蝼蚁，无法抵挡凄风苦雨，
却能用生命赶考春天。
把季节分解，我们才会蓦然发现，
轮回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
如此强烈的愿望，是我们想用种子发芽一样的意志，
对语蓝天。
孕育着希望的大地，每条田垄里，
都播进了我们的梦想与祈祷，连同风雨的感念。
脸朝黄土背朝天。
新年，我的乡亲们，总把往事和收成拧成粗粗的艾草绳，
在一头点燃。
新年，我的父母们，也会把前世与今生的愿望，在黄土里，
重新推演一遍。
是的，过去的日子，咸咸淡淡。
是的，未来的日子，充满祈盼。
细数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揣测二十四个节气里的阴晴冷暖。
麦子，谷子，玉米，高粱，大豆，黍子，稻子，
照一张全家福吧，这就叫五谷丰登；
绵羊，山羊，毛驴，骡子，牛，马，猪，鸡，鸭，鹅，
再照一张一张全家福吧，这就叫六畜兴旺；
还有拖拉机，农用三轮车，平头柴，联合收割机，旋耕机，
脱粒机，播种机，农用无人机，再照一张一张全家福吧，
这就叫现代田园。
荞麦花开了，开出了漫山遍野芬芳的烈焰。
玉米结穗了，结成了成串的丰收美景，一束束挂在屋檐。
羽翼，驮着春雨，扇动。
梨花，绽放出春风拂煦的笑脸。
轻抚着婆娑的杨柳，在一声声柳笛里，
吹奏着春天湛绿的诗篇。
湖面的鳞波，跃动着游鱼一样的自由。
木槿花带着祝福，渐次爬上春天的顶端。
皑皑的白雪，来春天做客。
草长莺飞，是夏天早就签好的订单。
漫漫的征途，旌旗猎猎。
苍茫的大海，帆影点点。
新年，往事和憧憬都站在新的门槛。
不经意的回眸，亦或是刻骨铭心的不舍，
都被挡在了时间的后面。
举起杯来，为往事干杯，庆贺阅历里的苦辣酸甜；
举起杯来，为明天干杯，预祝诗和远方里，用铿锵的脚步，
踏响新的起点！

## 年景

手里握着一把镰刀。锃亮。
与太阳极互辉映。
有时在月光下也闪耀着光芒。
佝偻的背影，已经被庄稼簇拥。
一捆又一捆的汗水，已经结晶成金色的风景。
秋茬守着孤寂，只能痴痴的望着远去的背影。
在一条条田垄上，还有蚂蚱喊着秋风。
弯下腰来，摸一摸大地的悲喜，才知道，秋收是一种伤痛。
一粒种子叙说着激动，另一粒种子却悄然无声。
装在车上如山的收获，让候鸟的翅膀，
更加期待明年的归程。
猎猎秋风与金黄的落叶，总在询问尚未定性的年景。
被拦在路上的谷穗，被手捻开，一吹，然后用牙咬出鉴定。
玉米也一样，在一穗穗排列里，
被秋阳晒出了灌浆的过程。
与犁铧为伍，共同谋划播种。
与镰刀结拜，镰刀会讲出忠诚。
月亮累了，把值守的秋色，交给星星。
星星把蝉语都交还给晨曦，烈日当空，
蝈蝈的歌谣正在叙说一个个季节的心情。
风霜雨雪，都是季节的造化，每一个细节上，都写满功名。
犁铧也曾认得土地的坚硬。
镰刀收获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心声。
一条田垄。
一片葱茏。
一个被庄稼铭刻的面孔。
大豆，高粱，玉米，小麦，前呼后拥。
把倒伏的愿望扶起来，以一粒种子的抗争。
尽管谷穗垂下头，但还是一名英雄，以低调和隐忍，
让金灿灿的肌肤，成为打谷场上惹眼的名胜。
今夜，依旧有家雀的呓语，
依旧有荧火虫提着小小的灯笼。
失传已久的丰收歌谣，再度出现。
说出遗落的前世，和邂逅的今生。
或许，镰刀与犁铧的对视，是四季的重逢，
二十四节气的歌谣，只有一棵庄稼才能听出其中的隐情。
父亲，能听懂。
母亲，也能。
乡里乡亲，抹一抹滴落的泪水与眼泪，听出了光阴里秋雁
与一场大雪的共鸣。
年景，是推算的，分为几成。
年景，是预测的，一年顶着一年，
丰年和歉年都是一个推动。
选出良种。
还要测土配方，还要顶凌播种。
滴灌，拦截下渠水的渗漏，和不必要的行程。
和汗水相约在根部。
和喜悦追逐在一个梦境。
熟悉。陌生。
当心事一粒粒摆放在桌上的时候，
大概，我们还要对着苍天大吼一声！

## 冰雪诗影

叹十月江南的美景，也叹北国冬月的寒风。
转瞬更迭的冷热，把一个个梦悄悄唤醒。
可怜冬景，毕竟不似春华。
可怜寒冬，毕竟不是草长莺飞的风景。
守望着皑皑白雪，还在老地方，盼望着柳暗花明。
翅膀，拍打着空灵。
孤飞，一片雪野，翱翔着苍鹰。
往事漂浮，孤舟蓑笠，守着一江寒雪，垂钓心情。
北风呼啸，燕山大如席的雪花，还漂浮在历史的天空。
纷纷扬扬落在轩辕台上的，不是雪，而是一个梦。
荡舟而去，雪浪追赶着背影。
有花颜相映，那支歌谣背在船夫身上，随着海波吟咏。
梨花绽放，花蕾上还残存着昨夜的温情。
空空的酒杯，倒出来的是空空落落的寂静。
郭西的千树雪，又怎能把沉沉的醉意说清？
天台之上，只听见汩汩滔滔的松风。
青枝上，残雪未消，凌乱的雪地，散落着梅花的落红。
抬眼望见将军的大帐，手持剑戟，
酒杯里盛满风雪，到底谁是英雄？
江南的一树繁花，北国的一岭寒雪，都是一样的葱茏。
江南小曲与北国长调，都在描摹不同的风景。
飞鹭逐波，绿意在菩萨蛮里说出梅雪的缠绵。
铁马踏冰，坚强在鞍鞯上死死锁定。
被鹭鸶衔来的千秋之雪，袅袅地隐入看不见的画屏。
岷山的千里雪，还记得三军。
尽开颜的往事里，还在抒写七律长征。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这是冬云的大声朗诵。
云晴鸥更舞，风逆雁无行。
这依依送别，让更多的思念和惦记，伴风同行。
雪呢，自然是雪后放晴。
泛溪远眺，练练峰上雪，纤纤云表霓。
观猎屏声：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这冰雪，真让人爱恨交织，隐隐然，参禅悟性。
我不知道南秦雪与梅花诗的个性，
但心态平仄，诗韵分明。
叶开，足影，花，重条。
万树，松萝，笋石，千峰。
哦，推开柴门，我已找不到爹娘的身影。
在茫茫的山野，回荡着我声嘶力竭的喊声。
那如雪荞麦花，可是我父母亲的白发，
那村夜上空的月明，正在安抚我孤独的旅程。
炉火正旺，哔哔啵啵。
雪夜正深，我裹紧被子，枕着呼啸的北风。
我扫着积雪，打开柴门，迎进黎明。
是的，那些老屋还在，
屋檐上还在滴滴答答地流淌着雪水。
是的，那棵老柳还在，喜鹊还在喳喳地叫个不停。
我又听见了喊我的乳名，
莫非是父母亲在黄土里，给我托梦？
我知道，父母亲以他们的汗滴，浇灌我的童年，让我在贺新郎的词牌里读史，让我在满江红里，培育性情。尽管诗书里的字句，他们一个不懂。
静夜无声。
我轻轻地打好行装，独行。
一弯新月照我，父母亲的叮嘱伴我，
我正跋涉在诗和远方的路程。
雪野清澈，仰天而卧，我数着星星。

散文

# 载满温馨的马车

■刘兴宇

我并没有坐过祖父的马车，但不妨碍我把他的马车想像得威仪而温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赶大车的车老板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祖父就是赶马车的好车把式。在林西县，人们都叫他刘老板子。东家信任祖父，总是把最好的那套马车交给他，他给东家赶四匹马拉的大车，也赶自己的小马车，春耕秋收，运粮拉盐，接人送货。因为有了祖父的马车，乡亲四邻坐着祖父的马车，赶集访亲、就医送信、赶路捎脚，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省时省力、方便快捷，还有那份坐在马车上的愉悦和舒适。

马蹄哒哒，马铃清脆，祖父赶着马车行进在乡间田畴、塞外雪野、月色他乡，车轮碾过无数岁月，不知不觉中，有关他的故事也就载满马车。

1939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当祖父赶着马车经过永盛号村后的田野，发现那个被遗弃在路旁衣不遮体的男孩时，并没有和多数人叹气摇头地走开，而是把他抱起来放在车上，男孩惶恐胆怯的目光在祖父的安慰下渐渐平静下来，他伏在马车上，不知道自己被带到哪去，可是他已经分明感受到马车上的温馨。这个五六岁的男孩就一直生活在祖父家，最终也没有他的亲人来认领。直到有一天，祖父询问毡铺村没有生儿子的郭木匠想不想领养这个男孩儿，郭木匠答应了，并给男孩起名郭存久，长大后，郭存久娶妻生子，为郭家传宗接代。

对于贫穷的人来说，最难熬的是冬天。那年腊月，从巴林左旗逃荒出来的杨氏兄弟带着家人蹒跚在雪地里，无需他们过多乞求的话语，祖父让他们上了马车，一路拉回村里，腾出一处旧房舍把杨家老小安置下来。但是，连续的大雪让杨家的生活一筹莫展，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情状下，杨家还是来求助祖父，虽然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祖母仍然给他们带了年糕和一袋土豆，祖父赶上马车，给杨家拉了一车取暖的柴禾，杨家老小终于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

不知从何时起，祖父有了名望。十里八村的贫苦百姓谁有了困难总会想到刘老板子，有求他帮忙，有请他想办法。那些年，祖父的马车行驶到哪里，哪里就有他的朋友，意气相投的，与祖父撮土为香，结为异姓兄弟。“刘老板子”被很多人知晓和尊重，即使当时的土匪流寇也会对祖父尊让一二。

土改时，乔金宝正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后生，他参加土改工作队，组织成立农会，平分土地，清算地主财产，被地主们恨之入骨。一天夜里，地主引来土匪袭击了村里的土改工作队，将乔金宝和两名村干部劫持到深山的一处房子里拷打，乔金宝的肚腹被豁开了口子，几乎露出肠子，这时，祖父闻讯赶来，他恳求土匪们说：“人命关天，各位看在我的面子上，留他一命，也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并用衣服给乔金宝缠住伤口。于是，土匪们停止了对乔金宝施暴。后半夜，趁着土匪入睡，乔金宝忍着巨痛逃出那所房子，踉踉跄跄地逃回村里，来到祖父家，祖父刚把他藏在柴草垛里，土匪也追到村里，这时，得知消息的区小队及时赶来，将这伙土匪抓获。

1947年，热河的解放区掀起了参军热潮，已经伤愈的乔金宝征求祖父的意见，想着要参军当兵，祖父不但支持他，还动员大伯与乔金宝一起报名参军。在他们的带动下，村里十多个年轻后生报了名。入伍那天，新兵们胸戴大红花，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祖父套好马车，坚持要求用自己的马车送新兵到县城。祖父的马车翻山涉水，一路奔驰。后来，锦州战役中，大伯负伤留在后方，乔金宝随四野部队南征北战，立下了许多战功，新中国成立时，乔金宝已经升任邢台军分区首长。

1953年的农历大寒，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的赤峰大地。傍晚，祖父给马喂上草料，回屋生上一盆火，然后，在睡梦中走完了一生。当时，祖母正住在喀喇沁娘家。

忙完了一年的春种秋收，祖母每年照例要在冬季回娘家陪父母住些时日。到了冬季，农活少了，祖父的大白马草料充足，养得膘肥体壮，他细致地打理一遍马车，在车箱里铺好毡子，祖母收拾好御寒的行装，祖父甩出一个响鞭便出发了，600里的路程，好天气时，两天就到达喀喇沁。祖母要在娘家住一个月左右，与父母亲戚们叙亲情、话家事。春节前，祖父必须去喀喇沁接祖母回林西过年，有时会载上子侄们，接上祖母后，顺便到赤峰购买年货。每年腊月底，家里人盼到祖父祖母回来的时候，就是一年中一家人最幸福温馨的时候。

那一年，祖母没有等来祖父的马车。风雪载途，信息不通，当家人们把祖母接回家中的时候，祖父已经下葬10天了。

如今，我驾着汽车访南疆、探北国，祖父那载满温馨的马车，却一直驰骋在记忆里。

小小说

# “小胆”王二

■刘玉国

王家营子老王家有三个儿子，其中老二生来胆小。他爹给他起名叫王二，王二就王二吧，因胆小，大伙又在“王二”前面加上“小胆”两个字。时间久了，“小胆王二”这个名号，在十里八村就叫出去了。

有人要问，王二胆量究竟有多小？若用“芝麻粒大”或“胆小如鼠”来形容，最恰当不过。

王二小的时候，父母怕王二出去乱跑乱颠惹出事来，总是吓唬他，不要出去乱跑，外面有“皮大乎子精”专抓小孩。从此，王二天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半步。长大了，母亲让他宰个鸡杀个鸭的，他说怕见血，还把鸡鸭撒跑了。母亲数道王二：“还男子汉呢，要是让你上战场，还不得吓出尿来！”有人打架，王二见了绕弯走，说怕伤着；秋天，王二家里无粮断了炊，一天只吃一顿饭。有人使高招，到财主家的地里去偷粮食，他说：“宁可饿死，我也不去”。营子里人说：“王二天生是个胆小鬼，没有大出息，一辈子也看不到后脑勺。”因此，很少有人正眼瞧他。

伪满时期，汉奸领着日本鬼子隔三差五就来营子抢男霸女，欺压百姓，逼迫家家户户交粮纳税和“打烟杆”（大烟土）。那时，老百姓生活贫困，日子是衣不果腹，无隔夜之粮，没有钱和“大烟土”。恶毒的小鬼子就对老百姓使用“仙人脱衣”的毒刑，进行逼迫。面对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老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只能望而生畏，恨之入骨，四处躲避。

常言道，受了“仙人脱衣”刑，不死也得扒层皮。“仙人脱衣”十分残酷。行刑时把受刑人上衣脱掉，吊起来用皮鞭沾凉水抽打，直至皮开肉绽为至。刑毕，伤口疼痛难忍，坐卧不宁。伤愈至少得半年。这还不算，伤好后还要蜕下一个形状酷似“背心”的肉痂。

一天，几个日本鬼子又来营子，到马四家讨税。马四家里穷，拿不出钱和大烟土交税。丧心病狂的小鬼子就轮番强暴了马四的媳妇。生性老实巴交，走路怕踩死蚂蚁的马四，奋起反抗，抄起扁担要跟小鬼子们拼命。单枪匹马，寡不敌众的马四非但没奈何了荷枪实弹的小鬼子，小鬼子还把他家的两间草房烧了。随后，又把马四吊起来，对他用上了“仙人脱衣”的酷刑。

此情此景，王二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愤怒的牙齿咬的“嘎嘎响”，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就暗地里挨家挨户地发动群众说：“大伙只要团结起来抗击小日本，日本鬼子就不敢大肆欺负、横征暴敛了。”大伙听了王二的话，都积极响应地说：“树叶子掉了都怕砸脑袋的王二，竟敢站出来与小鬼子干了，咱们凭什么不敢！要团结起来一起对付小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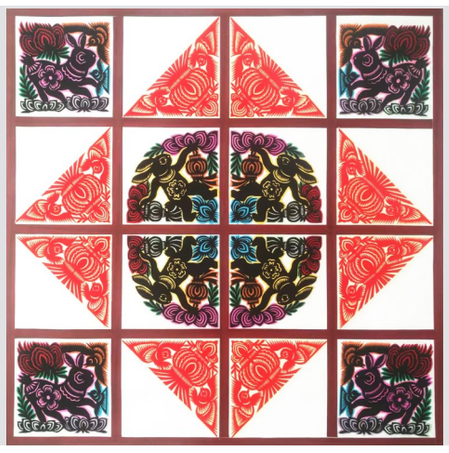
于是，营子里的男人们都纷纷报名加入到王二成立的抗日组织。从此，一支以王二为首的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壮大起来。

抗日群众没有枪支弹药，就持铁锨、镐头、二齿子、钐刀……等农具做武器。自从营子里有了抗日组织，小鬼子的嚣张气焰刹住了，再也不敢来逼税、胡作非为了。

1945年初冬的一天，一个身穿黄军装，跨长枪，腰里别着手枪的高个日本鬼子，来到王二家，用手一边比划着，嘴里一边“呜哩哇啦”说着日本话，意思是饿了。还用枪指着王二的媳妇给他做饭吃。王二两个年幼的孩子见状，吓得“哇哇”直哭。王二一看是个耍了单的鬼子，便心生一计。让媳妇生火做饭，他领上孩子称去大哥家借面。王二找到大哥和三弟，把日本鬼子来他家找饭吃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王二哥仨见报仇的机会来了。就凑在一起，咬着耳朵，合计出“结束”这个小鬼子的法子。

王二媳妇给小鬼子做中了饭，鬼子狼吞虎咽地一连吃了两大碗，放下碗却没有走，又坐下来喝水擦枪。此时，王二哥仨趁小鬼子不备，七手八脚的把小鬼子捆起来拖到前山大沟里给“咔嚓”了。还缴获了两支枪和几十发子弹，上交给了县政府区小队。

王二组织抗日组织，哥仨又奋勇杀敌，传遍十里八乡，不仅受到了县政府的表扬，还树为全县学习的抗日典型人物，被党组织光荣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上了农会主席，“小胆王二”的名字也传遍了全县。



兔年 剪纸 伍永娟

散文

# 2022年我家的“小”幸福

■江苏 王阿丽

想起即将过去的2022年，色彩就像深秋的枫叶一样火红，把岁月装点得格外光彩夺目。那些小家里的“大”事儿，幸福、温馨而又令人陶醉。

这一年，我们家最快乐的事就是老妈八十大寿了。老妈生日的那天中午，我跟先生搭起八层寿桃架，在寿桃架上摆放寿桃之类的点心，一会儿功夫，一位寿婆婆穿着“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的八字裙服，喜庆地站在我们面前，老妈、老爸笑得收不住嘴。我们在给老妈照相的时候，老妈说，咱们一楼今年有四位老人80岁，一位老人70岁，不如请他们来共同祝寿。于是，我去请邻居家的爷爷奶奶，他们听说要照相庆寿，赶紧停下手里的活，在煮鱼的急忙熄了火，在洗蔬菜的赶紧擦擦手，在通电话的连忙问候下一次再聊……约一刻钟，爷爷奶奶们来到我爸妈家，看得出来，个个都精心装扮过。他们围在寿婆婆的身边，激动得不得了，这可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寿桃。沈奶奶时尚地来了一句：“我都有10年没有照相了，这次你妈妈过生日，有你们这些孝顺的儿女，我们都跟着‘蹭照’！”

先生先是帮着大家拍单人照，接着帮寿星们拍合影，最后拍摄所有人员的合影，爷爷奶奶们眉飞色舞，笑成一团。大家分食寿桃之后，临走的时候，也没忘记叮嘱我家先生：“你记得把照片发到我儿子的微信上，让他在外面放心，我今年生日过得很有意思，咱们邻居也处得好着呢！”

这一年，我们家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先生的外甥女完成了人生大事，嫁给如意郎君。外甥女从事金融工作，外甥女婿是位“飞机拜拜员”，两人相恋一年多来，两颗情投意合的心灵走到了一起。

外甥女结婚那一天，我们清晨就来到了小姑子的家里，等新郎来接亲。婚车开来，电子鞭炮响起，在开门红包一片“涨涨涨”的喝彩声中，英俊潇洒的新郎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迎娶他心爱的新娘。随后进行的接亲小游戏，让我们笑到肚子都痛。这里面有个叫“筷子夹住纸钞”的游戏环节，是新娘和伴娘用玩具枪发射纸钞，新郎与伴郎各拿着一双筷子，夹住喷钞枪下的纸票，新郎夹纸钞最多，就能博得“新娘一吻”。随着“咔嚓咔嚓”的纸钞发射声，新郎眼疾手快，夹住一张又一张纸钞，领取到“新娘一吻”的福利。随着大伙一声声“吻一个”的掌声响起，害羞的新娘闭上双眼，这时，落落大方的新郎快步走了过去，轻吻新娘的额头，解新娘之围。我婆婆笑哈哈地称赞：“小伙子不错啊，有眼力见，我家小妮嫁给他，一定会很幸福的！”

这一年，最开心的事就是我加入了省作家协会。热爱写作的我，退休三年来，从未放弃过加入省作家协会的梦想。一旦种下了梦的种子，就需培育、灌溉、施肥、照料。所以，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学习写作的计划，报老年大学写作班、网络写作培训班；订阅报刊十余种，天天阅读名篇佳作；坚持每天练笔，一周最少撰写、打磨3篇文章；参与征文比赛等等。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今年以来，我先后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了近400篇文章，多次在征文比赛中获奖，不但成为省作协会员，又受我就读的老年大学之聘，担任“文史创作员”。

邻里乡亲祝寿图、金玉良缘爱情曲、心心念念作家梦，三重乐章，合奏出我家2022年的“小”幸福。激情飞扬的幸福之歌，会伴我一起，在晚霞之光中憧憬即将来临的2023年！